

唐語林

三

唐  
語  
林

三

唐語林卷五

補遺

起高祖至代宗○案以下補遺四卷並采自永樂大典原分門目已不可考見今略以時代為次無時代者編附于

後

高祖既受隋禪坐太極前殿會朝之次忽報南山急賊不測安南大  
首領馮盎前奏曰急擊之必退散無能為也遣百騎禦之俄頃報賊  
南遁上召盎曰卿安能遠料賊果敗退盎曰奏報之時臣望氣雲形  
似樹辰在金金能克木擊之必勝上喜面賜金帶

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親庶政驛召李衛公問  
策時發諸州府軍未至長安居人勝兵者不過數萬突厥精騎騰突  
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邀其歸路帝從其言突厥  
兵遂退於是據險邀之遂棄老弱而遁獲馬數百匹金帛一無遺焉  
李密掛漢書牛角行且讀

隋大業中李衛公上書高祖終不爲人臣請速去之後高祖入京師靖與滑儀衛文升等俱見收衛滑既死太宗慮囚見靖引與語因請於高祖免之始隨趙郡王孝恭南征清巴漢擒蕭銑蕩一揚越師不留行皆靖之力也

英公始與單雄信俱仕李密結爲兄弟密既亡雄信降世充勸來歸國雄信壯勇過人勸後與海陵王元吉圍洛陽元吉恃膂力每行圍世充召雄信告之酌以金碗雄信盡飲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一尺勸惶遽連呼曰阿兄此是勸主雄信乃攬轡而止顧笑曰胡不緣爾且竟死世充既平雄信將就戮英公請之不得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了勸曰平生誓共灰土豈敢相忘但將身許國義不兩合雖不死之且顧兄妻子如何因以刀割其股肉以授信曰示不虧前誓雄信食之不疑

高宗立武后褚河南謀於趙公無忌英公勸將以死爭趙公請先入  
褚曰太尉國之元舅脫事不如意使上有惡舅之名不可英公勸請  
先入褚曰司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逐良臣之名不可遂良  
出自草茅無汗馬之功蒙先帝殊遇以有今日自當不諱之時躬奉  
遺詔若不効其愚衷何以下見先帝揖二公而入帝深納其言事遂  
中寢

中宗正位後有武當縣丞壽春周憬慷慨有節義乃與王駙馬同皎  
謀誅武三思事發同皎見害憬逃於比干廟中刎死臨死謂曰比干  
紂之忠臣也儻神道有知明我以忠見殺

虬鬚客姓張氏赤髮而虬鬚時楊素家紅拂妓張氏奔李靖將歸太  
原行次靈橋驛既設牀爐中煑肉張氏以髮長垂地立梳牀前靖方  
刷馬忽虬鬚客乘驢而來投革囊于爐前取枕敲臥看張氏梳頭靖

怒未決張氏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靖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氏臥客曰姓張張氏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亦問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驟拜之遂環坐客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靖出市胡餅客抽腰閒七首切肉共食之竟以餘肉亂切飼驢客曰何之曰將避地太原客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靖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食乎靖曰不敢遂開革囊取出一人頭并心肝卻以頭貯囊中以七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天下負心者也銜之二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余謂之真人也其餘將相而已曰其人何姓曰某之同姓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也曰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善因

文靜見之可也然兄欲何爲曰望氣者云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  
郎何日到太原曰靖計之某日當達曰達之明日方曙候我于汾陽  
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如飛迴顧已失矣公與張氏且驚且懼久之  
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也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候之相見大喜偕  
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方  
議匡輔一旦聞客有知人者其心可知遽致酒延之使回而到不衫  
不履襦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鬚默然于坐未見之心死飲  
數盃而起招靖曰真天子也吾見之十得八九矣然須道兄見之李  
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于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  
騾卽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又別而去之靖與張氏及期訪焉宛見  
二乘攬衣登樓而虬鬚與道士方對飲見靖驚喜召對環飲十數巡  
曰樓下匱中有錢十萬可擇一深隱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我于汾陽

橋下靖如期至則道士與虬鬚已先到矣仍俱詣文靜時方奕碁揖起而話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道士對奕虬鬚與靖旁立焉俄而文皇到來精彩驚人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偉如也道士一見慘然失碁子曰此局輸矣輸矣于此失卻局奇哉救無路矣復奚言奕罷請去既出謂虬鬚曰此世界非子世界他方圖之可矣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鬚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小宅相訪欲令新婦祇謁兼議從容無前卻也言畢吁嗟而去靖策馬而歸遂與張氏同往見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云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麗奴婢四十餘人羅列庭前奴二十人引靖入東廳婢二十人引張氏入西廳廳之陳設頗極精異巾箱妝奩冠蓋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既畢又請更衣衣甚珍奇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鬚也紗帽褐裘亦有龍虎之



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真人也于是四人對坐牢饌畢陳女樂列奏其飲食妓樂若自天降非人間之物食畢行酒而家人自堂來舁出兩牀各以錦繡帕覆之既呈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鬚指謂曰此珍寶貨泉之數吾所有悉以充贈向者本欲于此世界求事或當一二十年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海內卽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忠盡行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資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極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亦不能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亦不能榮一妹起陸之漸際會如斯虎嘯風生龍吟雲起固當然也將予之贈以佐真人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也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因命家僕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畢與其妻戎裝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乃不復見靖據其宅遂爲豪

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大業貞觀十年靖以佐僕射同平章事東南蠻奏有海賊以千艘帶甲者十萬人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靖知虬鬚之得志也歸告張氏具禮相賀瀝酒東南祝拜之是知真人之興非英雄所覲況非英雄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扼轍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言哉或曰衛公兵法半乃虬鬚所傳信哉

太宗征遼李衛公病不能從帝使執政等召之不果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駕臨其第執手與別衛公曰老臣宜從但犬馬之疾增甚帝撫其背曰勉之昔司馬仲達非不老病竟能自強立勳魏室公叩頭曰老臣請輿病行至相州疾篤而不能進上至駐驛山高麗與靺鞨合軍四十里太宗有懼色江夏王進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請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帝

不應既合戰爲敵所乘殆將不振還謂衛公曰吾以天子之衆困于  
蕞爾之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時江夏王在側帝顧之道宗具陳  
前言帝悵然曰當時忽遽不憶也

太宗謂尉遲敬德曰人言卿反何故對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討逆  
伐叛惟憑威靈幸而不死然所存刃鋒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  
悉解衣投于地以見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  
故以相告何反以爲恨太宗謂敬德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  
笑曰臣雖鄙陋亦不失爲夫婦之道臣每聞古人云富不易妻仁也  
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薛萬徹尙平陽公主主人謂太宗曰薛駙馬無才氣因此公主羞之不  
同席者數月帝聞之大笑置酒召諸壻盡往獨與薛歡語屢稱其美  
因對握槊賭所佩刀帝佯爲不勝解刀以佩之酒罷悅甚薛未及就

馬主遽召同載而還重之踰于舊日

中書令馬周以布衣上書太宗覽之未及終命召之乃陳世事莫不施行

太宗嘗以飛白書賜馬周曰鳳鸞沖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又高宗嘗爲飛白賜侍臣戴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資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罄忠節贊皇猷其詞皆有比興

率更歐陽詢行見古碑晉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裘坐觀因宿其旁三日而去

李太史與張文收坐忽見暴風自南而至李曰南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爲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焉

褚遂良貴顯其父亮尙在乃別開門敕嘗有所賜遂良使者由正門

而入亮出曰渠自有門

太宗宴近臣戲趙公無忌令嘲歐陽率更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教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煖完襠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帝斂容曰歐陽詢汝豈不畏皇后聞耶趙公后之弟

侯君集爲兵部尙書以罪流嶺南于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絕代太宗問其狀曰自小常食人乳而不飯

侯君集家有金篋二甚精妙御府所無隱而不獻後君集獲罪乃于其家得之

太宗朝泥婆羅獻娑羅樹一名菩提葉似紅藍實如蒺藜

太宗病出英公爲疊州都督謂高宗曰李勣才智有餘屢更大任恐其不厭服于汝故有此授我死後可親任之若遲疑顧望便當殺之

卷五  
勤奉詔不及家而去

唐貞觀元年長安客有買妾者居之數年嘗忽不知所之一夜提人首而告夫曰我有父冤故至此今報矣請歸涕泣而訣出門如風俄頃卻至斷所生子喉而去

袁利貞爲太常博士高宗將會百官命婦于宣政殿並設九部樂利貞諫曰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象闕路寢非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婦會于別殿九部樂從東西而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于三殿別所可備極恩私高宗卽令移于麟德殿至會日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傳忠鯁所獻直言不加厚賜何以獎勸賜綵百匹遷祠部員外

高宗腦癰殆甚待詔秦鳴鶴奏曰須針百會方止則天大呼曰天子頭上可是出血處上曰朕意欲針卽時眼明云諸苦悉去殊無妨也

則天走于簾下自負銀錦等賞賜如向未嘗怒也

高宗將下詔遜位于則天攝知國政召宰臣議之郝處俊對曰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于天下則禍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崩後尙不許皇后臨朝奈何遂欲自禪位天后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可持國與人有私于后惟陛下審詳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高宗乃止及天后受命處俊已歿孫象竟被族誅始則天以權變多智高宗將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威福並作高宗舉動必爲掣肘高宗不勝其忿時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宮掖爲則天行厭勝之術內侍王伏勝奏之高宗大怒密詔上官儀廢之儀因奏天后專恣海內失望請廢黜以順天心高宗卽令

儀草詔左右馳告則天則天遽訴詔草猶在高宗恐有怨懟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並上官儀教我則天遂誅儀及伏勝等並賜太子忠死自此政歸武后天子拱手而已

閻立本總章元年以司平大常伯拜右相有文學善寫真

高宗朝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陵崔隴西趙郡李等七姓恃有族望恥與諸姓爲婚乃禁其自婚娶于是不敢復行婚禮密裝飾其女以送大家

武后時投匭者或不陳事而謾以嘲戲之言乃置使閱其書奏然後投之匭匭之有司自此始也初置匭有四門其制稍大難于往來後遂小其制度同爲一匭依方色辨之漢時趙廣漢爲潁川太守設鈔笥言事者投書其中匭亦鈔笥之流也梁武帝詔于謗木肺石函旁各置一函橫議者投謗木函求達者投肺石函卽今之匭也初則天



欲通知天下之事有魚保宗者頗機巧上書請置匭以受四方之書則天悅而從之徐敬業于廣陵作逆保宗曾與敬業造刀車之屬至是爲人所發伏誅保宗父承暉自御史中丞坐貶儀州司馬明皇以匭字聲似鬼改匭使爲獻納使乾元初復其舊名

洛東龍門香山寺上方則天時名望春宮則天御石樓坐朝文武百執事班于水次

國有大赦則命衛尉樹金雞于闕下武庫令掌其事金雞爲首建之于高幢之上宣赦畢則除之凡建金雞則先置鼓于宮城門之左視大理及府縣囚徒至則搥其鼓案金雞魏晉以前無聞焉或云始自後魏亦云起自呂光隋百官志云北齊尙書省有三公曹赦日建金雞蓋自隋朝廢此官而爲衛尉所掌北齊每有赦宥則于闔闔門前樹金雞柱下取少土云佩之利官數日閒遂成坑所司亦不禁約武